

今日聚焦

受民粹主义和疑欧情绪影响,将从“左右之争”转向建制派与民粹派的较量

# 欧洲议会选举:一场对欧盟和一体化的公投

■本报记者 安峰

欧洲人想要什么样的欧洲?这是5年一次的欧洲议会选举开幕前,摆在每一名欧盟成员国选民面前的问题。

有评论称,浸染在日渐浓重的民粹主义和疑欧情绪之下,本届选举可能是欧洲议会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次,关于欧洲发展不同方向的主张将展开激烈较量。也有观点认为,这场将于5月23日至26日举行的选举相当于一场对欧盟和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公投。

## 第二大直选怎么选

如果说印度大选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直接选举,那么排在第二位的就是欧洲议会选举。自本周四开始,欧盟28个国家的近4亿选民将选出751名欧洲议会议员,任期5年。一旦英国离开欧盟,英国的73个席位将被部分重新分配,届时欧洲议会的议席数也将减少到705个。

这场声势浩大的跨国选举如何进行?英国《卫报》介绍道,首先,751个席位已按照各国人口比例分配给各国,如人口最多的德国占据96席,而塞浦路斯、马耳他和爱沙尼亚均只有6席。接下来,选举将在各成员国分别进行,不同国家可使用不同的投票系统,欧盟只规定各国必须采用比例代表制。最后,各国议员一旦当选后就不再按照国籍划分,而是根据各自的政治立场组成跨国联盟,以议会党团的形式进行相关活动。

在即将离任的本届议会中,有8个政治光谱各异的政治团体,从极右翼的“民族和自由欧洲”党团,到左翼联盟党团。其中最大的党团是中右翼的欧洲人民党,它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委会主席容克所在的政治家族;第二大党是中左翼的社会党党团,它是西班牙新当选总理桑切斯和英国工党领袖科尔宾的大本营。

有观点认为,一直以来,欧洲议会选举在欧盟范围内被视为重要性低于本国选举的“二流选举”。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欧洲议会在欧盟“三驾马车”中权重最轻;在欧盟实际决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由成员国领导人组成的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更多的只是提出建议。

《泰晤士报》指出,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成员国都认为欧洲议会“光说不做”,还诟病其开支飞涨。“直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欧盟签署大量条约后,它才慢慢变得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强大。”随着2009年12月《里斯本条约》生效,欧洲议会的地位和作用终于实现了质的飞跃——就制定预算、签署国际协议、任命主要官员等主要事务拥有了法定程序上的决策权。

## “建设者”VS“破坏者”

多家外媒认为,这将是欧洲人迄今面临的最重要的一场议会选举,原因有很多。不仅因为选举的重点关切已升级为席卷欧洲大陆的共同挑战(难民、经济、恐怖主义);还因为选举恰逢英国“脱欧”等棘手问题;更重要的是,与5年前的选举和过去历次选举不同,这次选举将不再是左翼与右翼之间的较量,而是民粹主义者与建制派之间的较量。有评论称,放眼欧洲各国,选民至少有一个民粹主义的“疑欧派”政



5月19日,法国斯特拉斯堡,民众排队参观欧洲议会,5年一度的欧洲议会选举即将举行。

视觉中国供图

## 新闻链接

### 选出来的跨国议会

欧洲议会是欧盟重要的立法、监督、预算和咨询机构,成立于1958年,与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并称“三驾马车”。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通过直选产生的跨国议会,这一制度可追溯到1979年。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议会成员一直都是由各国立法机构任命的,在公众眼中几乎是看不见的。”《泰晤士报》网站指出,决定采取直选的做法是为了让欧洲议会“更贴近”民众。迄今为止,欧洲议会已举行了8次直选。

在今天的选举中,欧盟28个国家的近4亿选民将选出751名欧洲议会议员,任期5年。

## 新闻分析

### 民粹党难逆转大势

■本报记者 安峰

近年来,对欧洲而言,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已不再是“黑天鹅”。“欧洲民粹主义政党正从边缘走向舞台中心。”中国前驻克罗地亚大使吴正龙说。那么,民粹政党“逆袭”会否使欧洲一体化出现逆转?

### 真正威胁不在“占位”

据彭博社统计,民粹主义政党已直接或间接(通过执政联盟)控制着欧盟11个国家的政府。更“明目张胆”的是,上月初,意大利极右翼政党联盟党联合多个欧洲右翼政党在米兰成立“欧洲人民和国家联盟”,希望在此次欧洲议会中一致行动,赢得更多议席。

有评论指出,民粹主义政党真正令人担忧的,并不在于它们能拿到多少议席,而是这些选票背后欧洲政治风向的变化——可能会加深欧洲议会的民粹色彩,加大与传统主流党团的冲突风险,让欧洲对外决策趋于保守,也让欧洲议会的运作效率受到影响。

“最大的威胁在于,其他政党可能受到民粹主义思想的传染,进而影响到欧洲的民主根基。”西班牙《阿贝赛报》援引专家的观点指出。不过,客观地说,民粹主义盛行可以说是一种警醒,提醒所有政党必须正视民主的缺陷,并想方设法加以弥补。

### 倒逼传统政党“自新”

也有评论指出,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激发和调动了传统政党的积极性,并推动各国和各传统政党思考自己遇到的问题。《阿贝赛报》称,民粹主义政党到底能在台上待多久,主要取决于传统政党如何应对自身力量的削弱。它们因不切合实际的政策而丧失支持率,让民粹主义有机可乘。自我更新还是灭亡,这对传统政党而言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可以说,眼下欧盟遇到的困难是欧盟对自身发展过程过于乐观。”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叶江指出,把一体化幻想得太美好,推进得过早、过快肯定会产生问题;但与此同时,有人又转向过于悲观,认为一体化已穷途末路,也是不可取的。

“应该看到,一体化并不能让欧洲一下子成为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但它给各国带来的实际好处也在各国应对自身挑战时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民粹主义政党‘再国家化’的主张可以发挥影响,但不可能逆转一体化这股东主导欧洲的力量。”叶江指出。

事实上,民粹政党也面临内部分化问题。《纽约时报》称,即使不同的民粹主义团体赢得相当多的席位,但考虑到自负和意识形态差异等因素,它们是否能结成一个强大的联盟仍是未知数。“分裂也是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显著特征。”《金融时报》指出,尽管它们想在此次大选中抱团取暖,但它们在移民政策、欧盟预算、欧元区财政政策以及与俄罗斯的关系等领域几乎没有共同点可言。“欧盟有50个民粹主义组织,要把这些分散力量整合起来是个大问题。”彭博社如是评论。

党可供选择。

“欧洲正处于一个政治周期的尾声,欧洲政治版图将经历意识形态板块的剧烈运动。”西班牙《阿贝赛报》如是称。

回望上次选举,“疑欧”党派和极右翼势力一举拿下近五分之一席位,从2009年的近50个席位猛增到140个席位。这次的势头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民调显示,民粹主义政党有望赢得多达180个席位。

“民粹主义力量上升无疑是这次选举的一大特征。”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叶江指出,这是一个有点讽刺的现象,欧洲议会自然是一个促进欧洲一体化的机构,但在民调中领先的却是一些起到反作用的政党。比如在英国,到目前为止领跑民调的是著名“脱欧派”人物法拉奇领导的英国“脱欧”党,以34%的支持率大幅领先执政党保守党的10%;法国民调显示相似一幕,玛丽娜·勒庞领导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将在法国拿下最多席位,略领先于马克龙总统所属的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

不少分析认为,难民移民问题是欧洲极右翼政党得势的主要原因。欧洲不少主权主义政党都有一个共同目标——把权力交还给欧盟成员国,并进一步限制移民。也有评论称,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洲政治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经济形势不容乐观,南北矛盾、东西裂痕不断加深;来自非洲和中东的难民涌入加剧了民粹主义者的愤怒,重新激起了欧洲大陆一些最古老而丑陋的冲动——反犹太主义正在上升,反精英和反移民情绪依然强烈,一度被边缘化的新法西斯主义政党也变得更为直言不讳。

“这次投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民粹主义者在利用愤怒和民族主义情绪,主流领导人仍在试图说服冷漠的选民坚持自己的路线。”美国《纽约时报》指出。荷兰自由派议员玛丽耶·舍

克认为,这次选举将是“建设者”(主流政党)和“破坏者”(民粹主义政党)之间的较量。

“许多民粹主义者将本次选举视为欧洲愤怒和疏离程度的‘晴雨表’,”美国专栏作者斯蒂芬·厄兰格指出,并将其视为多年来扩大其在欧盟权力的最佳机会。分析人士普遍预测,它们将在选举中取得重大突破,从而扰乱欧洲政治。“事实上,这次选举也是对欧洲民粹主义力量的某种检验。”欧亚集团欧洲区常务董事姆塔巴·拉赫曼指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民粹政党也并非一成不变,它们也在顺应形势不断“进化”。“近年来民粹主义政党也在积极转变操作方式,走正常化路线,希望以‘改革者’而不是‘破坏者’的形象示人。”叶江指出,它们现在的口号是,反欧盟而不是反掉欧盟,这比过去更有吸引力。

“这是一个明显的变化,民粹主义政党曾经发誓要摧毁欧盟,”中国前驻克罗地亚大使吴正龙指出,如今面对英国“脱欧”的乱局,民粹主义政党普遍将留在欧盟、“改造”欧盟作为其政策诉求,主张重塑布鲁塞尔与成员国关系;进一步改革移民政策;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促进增长,减少失业,平抑贫富差距。

## 主流政党席位恐缩水

此消彼长的是,外界普遍预计,长期占据欧洲议会主导地位的两大建制派党团——人民党党团和社会党党团——将遭受挫折。目前,它们占据着欧洲议会的半壁江山,共拥有403席。根据最新预测,最大赢家可能是社会党党团,恐将损失近30%的选票;人民党党团可能也将丢失约40个席位。

“欧洲的政治主流必须证明自己的价值。”英国《金融时报》评论称,在一场又一场的全国大选中,欧洲选民正在抛弃主流的中右翼和中

左翼政党。自二战结束以来,这些政党一直统治着欧洲。但最近两年,法国执政的社会党和反对党共和党在2017年的总统大选中受到羞辱;同年晚些时候,德国基民盟和社民党都遭遇自1949年以来最糟糕的联邦议院选举结果;去年,在右翼反移民叛乱分子和反建制民粹主义者“双管齐下”的攻击下,意大利的传统政客们被扫地出门。

在吴正龙看来,传统主流政党萎缩,得票率普遍下降,这是自上一届欧洲议会选举以来欧洲政党政治的一个新特点,也是本届欧洲议会选举的一大走势。这将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两大党团联合起来也不可能保持目前的多数地位;其二,欧洲自由党党团、欧洲民族联盟党团等其他党团实力将会上升,与第一和第二大党团议员人数的差距将缩小,党团之间的实力对比渐趋均衡化,相互博弈和争夺会进一步加剧。“欧洲议会党团格局将更趋碎片化。”

“民粹主义力量增加,传统主流政党力量分化,所造成的结果是欧洲议会组建党团变得比较困难。”叶江指出,传统政党的得票少了,选票自然分流到其他小党身上。

舆论普遍认为,尽管席位有所下降,但人民党党团和社会党党团仍可维持“老大”和“老二”的地位,通过与其他党团合作,它们仍能继续发挥主导作用。“民粹力量不可能超过半数,仍无法扭转中左和中右力量的主导地位。”叶江指出。《泰晤士报》预测,民粹主义者充其量只能组成第三大或第四大党团。

“与2014年一样,这次选举结果将表明,大多数欧洲选民不相信激进的疑欧派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回答。”《金融时报》解释道。“英国‘脱欧’可能对此一现象产生影响。”《阿贝赛报》指出,反欧洲的民粹主义思想在英国占上风之后,却将民众引入陷阱。因此,整个欧洲大陆的选民将在未来的选举中三思而后行。

## 全球热点

# “世纪协议”经济部分可能下月发布,要求海湾富国等为巴出资 美想“用别人的钱”收买巴勒斯坦?

■本报记者 张全

一拖再拖,迟迟不见真容的“特朗普造”巴以和平计划,可能于下月露出冰山一角。白宫19日说,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下月将出席在海湾国家巴林举行的经济研讨会。中东和平方案第一阶段内容将交由会议讨论,主要是经济项目及其可能带给巴勒斯坦的利益。《纽约时报》评论,“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和审议,特朗普和女婿库什纳决定用商人的方式处理中东和平问题,他们将试图通过收买来达成协议。”

## “利诱”巴方做出让步?

特朗普2017年初就任美国总统后,计划推出解决巴以纠缠半个世纪的中东和平新方案,即所谓“世纪协议”,并委任总统高级顾问库什纳、格林布拉特担任美国中东和平计划的“操盘手”。

两年多来,“世纪协议”一直“千呼万唤不出来”,最近一次“官宣”是说计划6月初在穆斯林斋月结束后正式推出,但怎么看都有点悬。一些分析人士判断,完整版“世纪协议”可能今年晚些时候才能揭开面纱,但下月的巴林会议上有望“切分发布”其经济部分内容。

研讨会将于5月25日—26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各国财政部长以及商界领袖出席。按照《纽约时报》说法,会议旨在确保富裕的波斯湾国家、欧洲和亚洲的捐助国做出财政承诺,诱使巴勒斯坦及其盟友做出政治让步,解决与以色列之间持续数十年的冲突。

知情人士称,这项计划可能要求向巴勒斯坦提供数百亿美元的财政支持,其中大部分来自石油储量丰富的海湾国家。一些外交官和议员们被告知,会议的目标是为巴勒斯坦、埃及、约旦和黎巴嫩提供大约680亿美元。

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表示,这项计划将主要讨论四个部分:基础设施、工业、对人民的赋权和投资,以及治理改革,“使加沙地区尽可能具有可投资性”。

据称,库什纳以波兰、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的成功经验为蓝本,拟定经济计划的细节。该计划将综合运用多种金融手段,包括拨款、低息贷款和私人资本等。

这位高级官员告诉CNN,库什纳称这次活动是一个“研讨会”,而不是峰会,因为他依赖于许多发言者和其他受邀参与者的反馈,包括来自巴勒斯坦方面的反馈。这名官员否认此举是为了“利诱”巴勒斯坦在今后的政治谈判中做出更大让步,而是因为“很难同时消化经济和政治部分的提案,因为它们都非常详细。”

## 美方热切各方冷对

尽管库什纳将召集此次会议的努力形容为“一条令人兴奋的、现实的、可行的前进道路”,但从各方回应来看,倒像是美国在“一头热”。

先看巴勒斯坦方面的回复,巴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发言人鲁代内表示,这项计划是徒劳的,“任何没有政治愿景的经济计划,都不会有任何结果。巴勒斯坦人不会接受任何不包括

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的建议。”

在谈到阿巴斯是否会决定派人出席会议时,鲁代内提到,2018年3月在华盛顿举行过类似会议,讨论改善加沙地区经济和入道主义形势,当时巴勒斯坦人选择离开。

巴解组织高级官员瓦泽尔·阿布·优素福表示:“我们的立场很明确:既不参与该协议的经济部分,也不参与政治部分。”布鲁金斯学会中东政策中心研究员塔玛拉认为,在不附带政治愿景的情况下公布经济愿景的风险在于,会让许多巴勒斯坦人,或许还有该地区的其他人感到,美国像是又一次试图收买巴勒斯坦人,迫使对方放弃核心诉求。

在塔玛拉看来,眼下时局并不利于巴以这对冤家达成协议——以色列大选后,内塔尼亚胡政府进一步右转,誓言开始吞并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地区。他的新联合政府将比上一届更加强硬,使和平进程步履维艰。而巴方也不信任美方,认为特朗普不再是巴以和平谈判的中立者,因为他非常偏袒以色列。除了削减对巴方千万美元的援助,特朗普还下令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关闭了巴解组织驻华盛顿的办事处等等。

一些海湾国家也对美国的计划保持谨慎态度。沙特阿拉伯向阿拉伯盟友保证,如果美国的计划不能满足巴勒斯坦的主要关切,沙特不会支持美国的任何计划。

此外,卡塔尔在这盘棋中的角色也有待观察。它多年来一直是巴勒斯坦的主要资助者之一。2017年,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以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和“破坏地区安全”为由,宣



5月6日,在加沙地带拜特拉希耶,巴勒斯坦人查看遭以军空袭损毁的房屋。新华社发

布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其实施制裁和封锁。“断交风波”至今尚未彻底平息,使得外界不清楚卡塔尔是否有兴趣参与由美国发起的中东“集资行动”。

## 杠杆交易注定失灵

《纽约时报》称,特朗普和库什纳阶段推出“世纪协议”,有点像他们在房地产业务中做杠杆交易那样,希望用其他人的钱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们打算从经济方面开始,展示和平可能带来的好处,并在巴勒斯坦人中间建立信誉。

然而,这根“杠杆”并没有对地方,注定了它“失灵”的结局。曾在共和党民主党总统任期内担任中东谈判代表的艾伦·戴维·米勒表示,该计划“是必要的,但还不够”。他说,如果美国能够通过经济发展为中东带来和平,那么它早就这样做了。事实上,国际社会此前举行过一些经济会议,目的是让巴勒斯坦人受

益,但结果没有带来和平。因此,他对特朗普能否取得突破深表怀疑。

“俗话说得好,本末倒置。”米勒说,一项计划的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必须是一揽子方案。而特朗普政府在耶路撒冷问题、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上含糊其辞、推三阻四,却把空洞的经济议题摆上桌面,这样的排序让“杠杆”失灵,而不是获利。

“这是典型的特朗普剧本,”半岛电视台驻华盛顿记者卡尔哈内说,举行研讨会的想法“在外交事务上确实遵循了特朗普的典型套路,即希望任何政治或外交改革都能带来经济效益”,但这一策略不会奏效。

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萨洛洛说,特朗普政府决心破坏巴以问题的现状,这会引发风险——不仅被巴勒斯坦人拒绝(包括特朗普发起的经济倡议),也让美国政府名誉扫地。“要让中东和平计划中的精华部分在长远的未来变得可行,唯一方法是,扼杀即将先期公布的经济计划。”